

成德法師：諸位傳統文化同道，大家吉祥。

我們一起學習學《論語》應該建立的觀念和態度，我們學習到第九點，我們也稍微帶一下前面的幾點。當然我們在帶的過程也隨文入觀，這些我們探討過的我們現在用上沒有？首先第一點，隨順聖賢老祖宗教誨，不隨順自己煩惱習氣，在起心動念上、在一言一行上能有這樣的觀照。第二，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比方這段時間，我們有沒有針對哪句經典或者師長的教誨老實聽話真正去把它做到，這樣我們學過的就變成解行相應。第三，真誠恭敬。真實的道德學問都是從恭敬心中求，這一點也很關鍵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而且這不是說打開經典我們才恭敬，應該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。道是真心，不能說打開經我才用真心，沒有看經的時候，面對人事物我還是用應付的心、分別的心，那也不可能在打開經的時候就馬上把真心提起來。真誠恭敬應該在我們面對一切人事物的時候，都要提醒自己要用心誠恭敬心。學傳統文化就是恢復真心，跟真心不相應的念頭一起來，我們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要把它放下，克念作聖，功夫都下在念頭上。

第四，聖教是內學。向外就會著相，就會容易把責任推給外在的人事物。這一點對我們修學是很關鍵，從向外的習慣能夠轉成向內的反省、觀照。第五是主動。學問有成就的都是主動求學的，不可能是被動的。第六是決心、恆心、毅力。這些心境都是修學成敗的關鍵所在，沒有決心恆心毅力就很容易退縮，半途而廢。第七，不畫地自限。畫地自限根源上還是不夠信任自己。

我們求學過程當然會面對很多挑戰、考驗，就像我們熟悉的「西遊記」，九九八十一關，關關難過要關關過。而它的難不見得是在境界上，所謂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；境緣無難易，難易也是起於我們的心。真正的障礙不在外面的境界，在我們的念頭上。從佛家，《金剛經》有一個例子，忍辱仙人遇到歌利王，這個公案我們比較熟悉，忍辱仙人遇到暴君，要置他於死地，而且還是凌遲處死，這樣的境界一般的人覺得晴天霹靂、滅頂之災，可是忍辱仙人會修行，他反而在這個境界當中快速提升。他的念頭沒有形成對立，他沒有產生瞋恚，他反而覺得一切人事物都是來成就自己的，看自己的功夫夠不夠。這跟我們第八點很相應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歌利王也是老師，自己是學生。他有這樣的心境，他在這個境緣當中沒有生氣，忍辱波羅蜜成就了；沒有報復的心，持戒波羅蜜成就了。

我們從聖教是內學、不畫地自限這些提醒，我們就明白境界沒有問題，問題在我們自己的念頭，不要去分別，不要去執著，不要被境界所轉，我們就能夠在每個境界當中提升自己的功夫。在佛家善財童子就是榜樣，他五十三參每參一個善知識一個境界，他就提升上去了。我們也很幸運，我們跟著師長老人家，我們也看到他修學、弘法的過程也不少考驗，我們一般的人都受不了的考驗，老人家在這些境界也是快速提升自己的功夫。有儒釋道的聖人給我們講清楚，又有師長給我們講清楚，他們也給我們表演得很徹底，我們是很有福報的。當然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還要靠我們個人，我們能夠在一切境緣首先提起來的是經典、是師長的教誨，我們就不容易被境界轉。

我們看第九是用心如鏡。所謂真心離念，用心如鏡，鏡子是清淨的。我們修學以淨心為要，自己的心要愈來愈清淨，不能染著，

尤其不能被欲望控制住。在《論語》裡面也是提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他志於大學之道，志於自覺覺他、自利利他的大學之道，但是很講究吃、很講究穿，很講究物質的享受，他說他要致力於大學之道是嘴上說的，因為欲望控制不住，它也會愈來愈坐大。而且欲令智迷，利令智昏，儒家講格物，就是格除物欲，一定從放下欲望的追求開始，能夠少欲知足，安貧樂道。當然安貧樂道是要求自己，不是先要求親戚朋友，忠恕之道還是隨時要提起來。

用心如鏡也給我們很多啟示，鏡子沒有落印象，我們人對過去、對現在不落印象，對人就不容易有成見。而且始終相信人之初性本善，對他的壞習慣、習性，那是苟不教性乃遷，我們能包容、寬恕，進一步能做他的增上緣，幫助他改過。

再來第十，重視領悟。我們上次提到，「子曰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這一段代表孔子的教誨是啟發式的，不是灌輸。這一點我們也要觀察自己的學習狀態，我們是記憶式的知識性的積累，還是我們的學習是重視領悟的、追求智慧的、解行相應的，我們要自己檢查。再來我們自己教孩子、教學生，甚至於帶領下屬，我們是用灌輸的還是用啟發的？這都是我們可以觀照、檢查的。因為學錯了，踏出的腳步大小不是最重要，方向比較重要，方向本身已經錯了，愈用功離目標愈遠。假如是死記硬背的，結果他很用功，用功了十幾年，可能悟性就愈出不來。

我們再看下一句，在《論語講要》一百八十二頁。我們看一下經文：「子謂子貢曰：女與回也孰愈。對曰：賜也，何敢望回。回也，聞一以知十；賜也，聞一以知二。子曰：弗如也，吾與女弗如也。」

這是孔子跟子貢談到你跟回「孰愈」，「愈」就是誰比較優秀

、比較勝，勝就是比較傑出、比較優秀。我們想一想，孔子為什麼會針對子貢講，不是針對其他的學生講？我們從李炳南老師的教導，在《講記》裡面，我們現在是探討《講要》，另外還有《講記》，是李炳南老居士在講《論語》時候的文字稿整理，《講要》、《講記》我們都可以彙集起來來深入《論語》。因為當時有人以為子貢比孔子賢德，有傳出這樣的看法。

有這樣的情況本身就是一個機會教育點，孔子是大教育家。比方每個學生問孝他的回答都不一樣，這因材施教。我們在交流的過程也常常舉到《禮記·學記》，《學記》裡面有幾個重要的教學法，其實《論語》的句子裡面都在呼應這些教學法。「禁於未發之謂豫」，預防法，防微杜漸有智慧，等到問題出來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精力，還不一定能扭轉。孔子說，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」，這都是預防法，「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」。孔子所談的三戒，我們現在的人困在這些習氣有多慘，色欲、好勝好鬥、患得患失。假如我們自身或者是孩子們從小這些習氣他就不讓它起現行，他的一生多自在。我們現在是被欲望給控制住，真正愛孩子的要想得深、想得遠。「愛之不以道」，懂得教育是讓他的貪心不要增長，假如溺愛孩子，貪吃、貪睡貪心都增長，「適所以害之也」。

禁於未發之謂豫，預防法。「當其可之謂時」，就是及時法，機會教育。「不陵節而施之」，叫循序漸進。我們熟悉的《弟子規》，「弟子入則孝」，首先是要入孝出悌，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學習的內容就有本末次第在裡面。就像師長講經的時候給我們提到，我們傳統的教育，小學學做人，中學學做事，大學學為政，他有循序漸進的次第。最後「相觀而善之謂摩」。孔子說，「有顏回者好學」，希望其他的同學向他學習；「子路無宿諾」，他

把子路很好的優點講出來，子路很講信用，答應人家的事都馬上去做，不會拖到明天去。大家想一想，有這樣的朋友，你把事交代給他他就放一百個心，這是相觀而善。

現在孔子對子貢說話了，這應該也可能是「當其可之謂時」，機會教育。李老有提到，那個時候就有傳說子貢比孔子還賢德。再來，孔子處處在讚歎顏回，不太讚歎子貢，甚至還會當場提醒子貢。子貢有一次在批評人，孔子知道了，當面告訴他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我們想一想，老師當我們的面把我們的問題指出來，這是好事還是壞事？這是倒霉還是福報？有一句詞叫「不知好歹」，其實這句不是罵人，現在隨著年齡增長，感覺要知好歹也不簡單。

成德印象很深，二十年前，那時候是二〇〇二年，自己到了澳洲淨宗學院，聽到這時候同修們在討論前幾天發生的事情，說到有位老師在台上，師長在台下當場指正他的問題。我們不在場，可是聽到給我們轉述的人那個語氣就是，這個人挺倒霉的，在台上師長就指出他的問題。而這時候成德是感覺這個人太有福報了，師長會直接指出來也是對學生的信任。再來，很可能他終身難忘，他就終身受用。師長有個墨寶寫了四個字：「福在受諫」，有福氣的人能接受老師、長輩、愛護他的人的提醒、勸告，須敬聽，這是有福報。

孔子提醒子貢是對他的愛護。再來，因為孔子常常讚歎顏回，所以可能也藉由這個提問讓子貢可以更領悟到為什麼老師讚歎顏回。假如老師讚歎哪個同學我們不是很能認可、領會，會不會老師在那讚歎的時候心裡還在嘀咕，甚至於還會有點嫉妒，那就麻煩了，不只沒有學到，還嫉妒。我們去觀察，誰傳孔子的法？曾子。為什麼他能傳？《論語》裡面有沒有曾子能夠傳孔子之道的密碼？現在

很強調這兩個字，叫「密碼」，《聖經密碼》。諸位仁者，你們覺得曾子能夠傳孔子之道，哪一句是密碼？沒有標準答案，有聯想到哪一句都可以跟大家說說。

劉老師：謝謝，阿彌陀佛。我想到的是曾子有「吾日三省吾身」。

成德法師：對。

劉老師：「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

成德法師：很好。

劉老師：第三個「傳不習乎」是他每天都會思考自己學到的有沒有真的去習、去做到，他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如果曾子每天都這樣反省自己有沒有忠於別人、有沒有對別人有信義以及學到的有沒有做到，曾子這樣每天反省、每天調整的話，就算他的根性沒這麼利，久了我覺得就符合淨空老法師講的老實、聽話、真幹這三個詞語，我覺得也是為什麼他能夠傳孔子的法的原因。

成德法師：對，好。謝謝，謝謝劉老師。這句很重要，聖教是內學，曾子是真正的榜樣，三省吾身。而且修道的動力是忠信，忠信是動力。「盡己之謂忠」，答應父母、答應老師、答應蒼生的事情，答應領導的事情，盡心盡力去做，他會為家庭盡忠，他會為團體、國家民族乃至為世界盡忠，這是動力。信，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，已經承諾的事情他一定會去履行他的諾言，所以他答應別人的事就變成鞭策他的動力。

我這幾天在問同學，我好像有一次講課說希望自己能夠胖一點，假如哪個時間不能胖一點，則無顏見江東父老，要退出江湖。我就問他們，我是哪一天講的，哪一天是最後期限？結果問了老半天沒人記。一言既出，查得到的幫我查一下。已經出去了，我得趕快

努力才行，所以最近要多吃多睡才行。多吃沒有多睡不行，還是胖不了，現在要達到目標都得多管齊下，雙管還不夠，還得多管齊下。

好，還有沒有？不止這一句。

李老師：有，還有位張學長舉手了，張學長。

成德法師：有請。

張同學：學生想到有「子曰：『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』曾子曰：『唯。』子出。門人問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曾子曰：『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』」因為曾子他明白夫子的道就是圍繞的忠恕之道，而且他領略了其中的內涵，所以當別人問他的時候他都能夠答得上來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。

張同學：還有一句是「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。」

成德法師：等一下，一個人講一句，謝謝。她很熱情，積極參與。我們學習的觀念跟態度曾子都是表法，這句「吾道一以貫之」他有掌握綱領在學習，這是我們的第十三點。

不過她剛剛已經講出來還有另外一句，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，這就是他有一種擔當，任重而道遠，他有恆心、決心、毅力在裡面，當然這裡面也牽扯到我們前面講的要立志，任重而道遠，他有這種願要去承傳道統，這都是能不能學有所成的關鍵。

好，還有沒有？

王老師：法師好，各位老師好。我說一下，我覺得曾子是「福在受諫」。曾經有個故事，孔老夫子批評他「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」。其實曾子本身不是像顏回那樣資質特別好，但是我想孔老夫子能這樣批評他肯定是看他能受諫，因材施教，如果批評以後他的臉就不好看了，老師也不會再說。所以福在受諫，能接受別人的批評

、意見、建議，這也是曾子成為宗聖的一個原因。這是學生的一點淺見，不知道是否妥當，請老師指教。

成德法師：很好。而且這裡面也是呼應我們剛剛說的「父母教，須敬聽」。其實他被父親打昏念念還是在想著父親，他沒有說痛死我了，怎麼可以這樣打我，他沒有這樣。他昏過去醒過來還是想著父親在擔心，所以他去彈琴讓父親不用擔心，可是孔子卻批評他。他自己假如覺得我做得不錯，他有這個念頭他就不會去找孔子，甚至他會不高興，我已經做得不錯了，怎麼老師還這樣批評我？他對父母、對老師的恭敬態度確實是我們的學處。只要是老師批評他馬上去請教，哪怕老師說曾子不是我的學生，他不要來見我了，人家一聽完趕快跑去了。這也跟我們第十一點有關，慕賢當慕其心，聖賢人很細微的心境都是我們的學處。

好像還有一位仁者，有請。

某居士：好，感謝主持人，感謝成德老師。學生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。有一句話叫「曾子曰：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」，就是說曾子是一個非常孝順的人，這是至孝這一塊。就說這麼多，感恩老師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。他是至孝的人，所以他能夠傳承道統。

某居士：對。

成德法師：謝謝大家踴躍發言。我看先打住，不然我們今天又沒有進度了。

剛剛跟大家提這個，就是孔子面對子貢談這一席話，都是屬於機會教育。我們剛剛說教學法有四種，最後一種是相觀而善之謂摩，互相觀摩，沒有嫉妒，曾子是榜樣。可能孔子稱讚顏回也怕子貢會不會有點小波動，所以可能應機給他這段話。可是曾子呢？曾子不只沒有波動，曾子還積極向顏回學習，我們後面會講到，在「泰



伯第八」，曾子提到，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；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」。他把顏回求學也好、處世的涵養也好優點他都觀察到了，他會進一步去效法。所以我們修學的路上能夠去效法老師、同學的優點，不會去嫉妒同學，這就很關鍵。

李炳南老師還提到，當時候子貢名聲已經響徹天下，而顏回卻默默無名。響徹天下慢心會不會增長？顏回還默默無名。所以跟子貢說，你跟顏回誰比較優秀？子貢「對曰：賜也何敢望回。」所謂，我怎麼敢跟顏回相提並論？怎麼敢跟他看齊？接著子貢說為什麼不敢說跟他看齊，「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」。我們看《講要》提到，《講要》是引輔氏廣曰：「聞一知十，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」，這不是數字的意思，他「只是知得周遍，始終無遺」，這是聞一以知十。比方老師跟他說萬法因緣生，他就領悟到無有一法不是因緣所生，他知得周遍。「聞一知二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，只是知得通達，無所執泥」，他不會只知一件就只執著在這一件上面。這一點上李炳南老師有提到，一是數之始，數的開始；十是數之終，而十不是指實數，而是一個滿數，圓滿的滿，例如《華嚴》以十表示無盡的法門。我們看《無量壽經》註解，黃念祖老師用十門開啟就是代表華嚴境界，這代表圓滿。聞一以知二，二也不是實指兩件事，就是他能夠舉一反三，因為二是一的倍數，他是能夠舉一反三。

我們來看一下，子貢是無所拘泥，他能告諸往而知來者，他能舉一反三。我們看一下《論語講要》三十一頁，這裡有展現出子貢能夠告諸往而知來者，句子裡面提到，「子貢曰：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孔子這麼指導，子貢聽了之後說，「子貢曰：詩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

磨。』其斯之謂與。子曰：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；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等於是子貢首先提出來，貧賤但是不諂媚，富貴不驕傲，這樣的人怎麼樣？孔子回答可也，但是還比不上能夠貧而樂，貧而能樂道，富而好禮，富有又能夠講禮貌。

我們具體來講，比方顏回他能安貧樂道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我們從這裡也感覺到一個老師當學生提出來，這樣不錯吧，貧而無諂、富而無驕不錯吧？老師說是不錯，但是可以更好。因為修學的路上也怕知少為足，所以湯王才說「苟日新，日日新」，日日新就是不能知少為足，每天都要有進步，「又日新」就是不能半途而廢。這每一個字都突顯一個求學的關鍵心態，所以經典不能滑過去的。「苟日新」那個苟就是下決心，我這一生一定要成就，那叫苟日新。我們當父母、當老師或者當領導，肯定學生、肯定孩子之外，進一步還要有些對他們的期許，讓他們能更有一個努力的目標、方向。富而好禮，就好像《朱子治家格言》「與肩挑貿易，毋佔便宜」，好像《常禮舉要》也有提到，做小生意都靠勞力扛著這些菜、水果，我們還在跟他討價還價，這就有點太苛。對肩挑負販做小生意的人，我們也恭敬他，這富而好禮。

其實我們修學都要在這些地方修，「勿諂富，勿驕貧，勿厭故，勿喜新」，修學的重點就在不分別不執著上用功夫。師長常常說「你會麼？」就是會不會修行。會修行，在每個境界提升，因為分別執著愈來愈放下；不會修行，那可能在每個境緣分別執著在增長，比方貪法就不會修行。師長常常說，是讓我們把貪心放下，不是換對象。這些法藥都很關鍵，這些我們都要放在心上，不要去分別，分別有錢沒有錢、有地位沒有地位，我們就產生分別執著。佛門強調修普賢行，十大願王第一個就是禮敬諸佛，在這方面下功夫。

孔子有期許應該再提升，要貧而樂、富而好禮。子貢領會到老

師對他指導的意境，他就馬上回應，「子貢曰：《詩》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。」註解裡面講到，治骨，拿著動物遺留下來的骨頭來製作藝術品，治骨是切，如切；磋是治象牙，象類的東西是用磋；治玉是琢，玉不琢不成器，玉是用琢；治石是用磨，代表好上還要再加好，沒有止境。例如用木頭做桌子，桌子做成形還不夠，要把它刨過才比較光滑，刨過還可以再加漆，上上漆還可以加一點花飾，畫上梅蘭竹菊，這就好上還要再加好。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孔子就說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孔子就說，賜，可以教你作詩了。因為他有領悟的能力。李老說道，上學必須念詩，學詩開竅快，會作詩便會作文，就知道人的心理，也知道事情的興衰存亡。學詩有這麼大的效應，因為詩裡面有告訴我們以前的人是怎麼辦事的，我們也可以預先知道未來。這一段是讓我們了解到子貢是能夠告諸往而知來者，他不會拘泥在學一個東西就死背一個東西。

接著李老還舉到《反身錄》，這段說到子貢折伏顏回，「徒折伏其知解」。就是說子貢表達的是顏回是聞一以知十，他自己是聞一以知二。《反身錄》提到說，子貢折伏顏回可能只是折伏在知識的理解，他能聞一以知十，其實真正要折伏的地方不單是知識的理解，應該更重要的是「潛心性命，學敦大原，一澈盡澈，故明無不照」。而「賜則惟事聞見，學昧大原，其聞一知二，乃聰明用事」。所以「推測之知，與悟後之知，自不可同日而語」。這個見地就不簡單。

我們中國人有福報，「學敦大原」我們舉個例子去感受一下。六祖惠能大師，他有沒有學很多？神秀大師學得不少，十二部經論大小乘經統統都能講，可是他還沒有見性，還沒有到學敦大原。六

祖大師學敦大原，他說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，他是悟後之知。但是子貢所領會的只是推測之知，是聰明在用事，這境界是不一樣的。《反身錄》裡面說，「不但聞一知二弗如顏回，即聞一知百知千，總是門外之見，終不切己」，都還是屬於聰明用事，還不是真正能夠學到徹見自己的本性。就像我們前面用心如鏡裡面提到，孔子是「空空如也」，他是清淨心現前起的智慧，所以是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。他聞一以知十是因為無知、心地清淨所起的，無知是體、是真心，無所不知是它起的作用。

道家說「為道日損」，是一直放下。我們現在人說求知欲，好像多知道一點自己比較有安全感的感覺，甚至於人家茶餘飯後談哪個話題、哪本書，我還沒讀過，就覺得很丟臉，趕快去買來，下次就可以跟人家好好論一論，好像知識特別豐富。

師長常說，知識解決問題有副作用，智慧解決問題沒有副作用。我們想想，現在高學歷的人不少，碩士博士不少，他能解決問題嗎？我記得二十多年前在台灣，報紙挺大的一篇幅說「高學歷高離婚率」，你說他解決問題了嗎？所以這個較量很有味道，假如學不是真正要恢復本性的一種學習狀態，不是要開發自己本有的根本智，那這種學習是聰明用事，哪怕可以聞一知百知千，還是門外之見，自己開發不了自性、開發不了明德。所以「學惟敦本之惟要」，學習是為了恢復本性自性，這個重要，不然學著學著聰明反被聰明誤。孟子說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

宋朝有個讀書人，他學了東西容易忘，他也很苦惱，結果有一天看到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，他就反思，他自己心都沒有安定下來，怎麼可以記得住東西？他受到孟子的啟發，他整個一百天左右就讓自己的心定下來，結果再來看書一覽無遺，很容易領會，很容易領納，就是他的心不再浮躁，他的心真正清淨了。這些

古人的例子，他能夠敦本，從根本下功夫。這裡說「敦本則知解盡忘」，知解盡忘就好像《心經》說的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」，這樣心如太虛，無知而無所不知。

在這裡今天講這個好像有點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，但是舉個江湖故事。張三丰教張無忌（他的徒孫）打太極拳，打第一次就問張無忌，你記得多少？他說七八成。再打一次問他，還記得多少？他說三四成而已，好。再打第三次，還沒打完張無忌說，師公，我統統都忘了，結果張三丰說很好。等於是圓滿菩提歸無所得，都不是在知見當中打轉，能夠修清淨心，能夠心如太虛。

這是跟大家講到這句聞一以知十跟聞一以知二。但是孔子接著說：「弗如也！吾與女弗如也。」我們看《講要》裡面有提到漢儒說，孔子真的不如顏回嗎？因為孔子說，對對，你不如，我和你都不如。我們進一步分析到，當然我們不要落入一種比較，怎麼顏回比孔子還優秀？孔子是聖人。其實老師教學生都是和盤托出，學生肯完全老實聽話，青出於藍勝於藍是正常的。包含萬法因緣生，其實我們下一代的因緣比我們還好，他們真的肯學一定會超過我們，而且父母老師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孩子學生超過他，所以孔子講這話的時候是很欣慰的。

孔子是五十知天命，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但是這裡孔子之樂天知命。可是顏回在一次危難當中他最後回來，孔子看到他，「我還以為你死了」，結果顏回說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顏回知天命，他還沒五十歲就知天命，孔子不如一也。孔子又說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」然後還提到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」。這是耳順，孔子六十而耳順，但顏子還沒有六十就耳順，這是孔子之不如二也。「顏子之未達一間者」，還差孔子沒有達到的一個境界，就差這個間隔而已，就是七十從心所

欲不踰矩。這裡提到孔子說他自己也不如顏回，從顏回的學習狀況來分析也是很合理的。我們要效法顏回、效法孔子，當然也效法子貢，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，不如顏回。

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